

湘 籍 史 学

家 研 究



翦伯赞传

张灿辉 著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湖湘文化研究丛书
湘籍史学家研究

翦伯赞传

责任编辑:徐新平 责任校对:周红香 装帧设计:周基东



翦伯赞传

张灿辉 著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翦伯赞传

张灿辉 著

责任编辑：徐新平

责任校对：周红香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长沙市岳麓山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32开 9.25印张 233千字

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00册

ISBN7—81031—520—X/K·031

定价：9.00元（平）；18.00（精）

《湖湘文化研究丛书》列入

“九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

“九五”国家教委重点图书选题

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及 湖湘文化的再度辉煌

《湘籍史学家研究丛书》序

麻天祥

中国社会，王朝更迭，频繁相代。学术思想，不因帝王将相的浮沉而改变它的发展方向。入清以来，学术中心自中原向东南转移，并流入湖湘之间。船山以下，人才辈出，魏源、唐鉴、曾国藩、王闿运、毛泽东，把湖湘文化推向中国历史的大舞台，也把中国社会、中国学术思想的格局搅得天翻地覆。实在可以说是“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。历经道、咸，直到民国的湘潭王闿运曾经说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……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矣哉……孔子以为难者，我皆教之”，亦可见湘人踌躇满志的心态。有人曾说，近代学术由湘入蜀，后由蜀入粤，再由粤北上而遍及大江南北。此话正确与否，姑且不论，但由此足见湖湘学术在近代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正是在这块丰饶的文化厚土上，才孕育出湖湘学子刺天、回天、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和精神风貌。当代有许多德、才、识三长兼备的历史学家，如周谷城，葛伯赞、吕振羽、杨树达、向达、刘大年、黎澍、李剑农、张舜徽等，皆由三湘四水之间走向全国。湘人在近代史上的骄傲，湘人对中国学术的贡献，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然而，湖湘人才辈出以及湖湘文化的辉煌，也只是近代的历史。湖南自古为卑湿之地，北阻江湖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山道崎岖，食货两艰，苗蛮杂萃，人文少及，历来为流囚、逋客栖息之所。周秦汉唐近两千年中，北国东土已成诗书之邦，潇湘依然天荒之地。诚如善化皮鹿门所云，“湖南人物罕见史传，三国时如蒋琬者，只一、二人。唐开科三百年，长沙刘蛻始举进士，时谓之破天荒。”（皮锡瑞《师伏堂未刊日记》）宋元以降，中原乃至江淮学术南走江湖，湖湘学派兴起，三湘人物始崭露头角，然盛名遍及宇内，学术思想影响全局者，仍寥寥无几，与他省相比，依然瞠乎其後，因而有所谓“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，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。”（杨毓麟《新湖南》之二）孰知道、咸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豪贤峻起，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，历经道光经世、同光中兴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护国战争，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，湖湘子弟接踵而至。其业绩之丰，勋功之著，令举世瞩目。故有人赞之曰：“清季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功业之盛，举世无出其右。”（谭其骧《中国内地移民史·湖南篇》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近代中国事变日亟，三湘士人之胸怀亦愈张扩，由过去“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”的庸碌，而为“救中国请自湖南始”的自许，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。叱咤风云的湖南子弟，又使边陲蛮荒的三湘四水，一跃而居“天下之中”，“系十七省人心之希望”（《二十世纪之湖南》），于是而有人惊呼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”！

屈子、贾谊伤心之地，何以一变而为群英荟萃的人才渊藪？对此或以为“湘运之兴，从湘军起”；或视为移民对湖南族源和血缘更新的结果；更有人认为，这是湖湘文化以及船山学说的流行和哺育。其实，湘运之兴，可以远溯南宋，近代湖湘人文鼎盛则是中国学术中心转移所孕育出来的辉煌。

湘省学术，曾有人远迹屈子，近接濂溪，“一为文学之鼻祖，一为理学之开山，万流景仰，人伦模楷，风声所树，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！”（钱基博《湖南近百年学风》）可是，屈原楚人，非生于湘土，仅因流放而行吟沅湘；周敦颐虽隶籍道州，却宦游外省，筑室匡庐，乡邦受惠实鲜，流风尽在河洛。故周秦汉唐直至赵宋前期，湘中虽间出一二文人雅士，名流贤达则多为他乡谪客。此间湖湘实无学术可言。时至北宋末年，福建崇安胡安国及其子胡宏避居衡岳，创碧泉书院，著书讲学，“远邦朋至，近地风从”。胡氏兼采《春秋》三传，断以己意，并以性本体论的“性学”与中原学术相呼应，“卒开湖湘之学统”，时称绍兴诸儒“莫出五峰之上”（《宋元学案·五峰学案》）。继以胡宏高足，四川广汉人张栻主讲岳麓，以天、性、心“同体异取”的命题对胡氏学说加以阐扬，而且敦笃躬行，发明天理，见诸人性，使湖湘学术愈见精粹，除湘籍学侣而外，川、赣、闽、粤、浙、苏、皖各省，“四方学者争向往之”，受业门人近千人。朱熹也不殫其劳，两次率徒由闽入湘，问学论道，相得益彰。其他如吕祖谦、陈傅良也多与张栻来往还。一时之间，潇湘荆蛮，竟有南国洙泗之誉。无怪《宋元学案》赞之曰：“湖南一派，当时为最盛。”（《南轩学案》）

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，虽崇尚心性，却又最重践履，“教人以圣贤语言见之行事，因行事复求之圣贤言语”（《宋元学案·南轩学案》）。其治学心忧天下，用世匡扶时艰，故“南轩子弟多留意经济之学”，因而成功立业，载诸史册者，比比皆是。仅其一传弟子具名姓事迹者33人，《宋史》诸书著录称扬者23人。其中功名显赫者，则有被誉为“湖湘学者第一”的胡大时，以节概见称死谥忠肃的彭龟年，定边安邦、讲明理学、清慎廉洁、以循吏称著四海的游九言、游九功兄弟，“负用世才，遇事迎刃而解”的陈琦，上书力主抗金、官至刑部尚书的赵方等。其中湘籍英豪贤士，还

有醴陵吳獵，邵武趙善佐，湘潭鍾如愚，以及湘鄉周爽、蕭佐，零陵吳倫、蔣復，常寧王居仁，祁陽謝用賓等，黃宗羲譽之為“岳麓巨子”而與宋學相比肩，並專設《岳麓諸儒學案》，以彰湖南學風（《宋元學案·岳麓諸儒學案》、《湘學略·岳麓學略》）。顯而易見，湖南士子載諸史冊之日，正是湖湘學術興起之時。而構成湖南有史以來第一個人才群體的，恰恰大多是湖湘學派的門人弟子。學術興而人才出，應當說是歷史和邏輯的結論！

元、明兩代，湖南人才一度蛰伏。及明末清初，衡陽王夫之，身經國變，目睹時艱，肩負“六經責我開生面”的學術責任，遁迹荒山，發憤著述，綜核百家，進退宋儒，卒能自立宗主，光啟湘學。“洞庭之南，天地元氣，聖賢學脈，僅此一线耳”（劉獻廷《廣陽雜記》）。湖南學術之能綿延弘揚，實有賴於船山“坐集千古之智”，對傳統思想的繼往開來。然而，王夫之以抗清為職志，甚遭清廷忌嫌，其著作屢被禁毀，加之其歷操幽栖，高情避世，故其學說也未得流布，湘籍名士載諸史冊者亦屬罕見。不過，清初數百年間，湖湘學術仍不絕如縷，時至嘉、道之間，又有賀長齡、賀熙齡、勞崇光、陶澍等脫穎而出，官至督撫。他們無論宦游外省，還是歸籍居養，無不銳意經世，力興文教，終致湖南學風日進日新，湖湘學術勃然而盛。其尤可述者有三：

一曰湘水校經堂的設立。道光年間，湘撫吳榮光、岳麓書院山長歐陽厚均、城南書院山長賀熙齡，共創湘水校經堂於岳麓書院院內，舍制藝帖括而以經史實學課士。凡講、試、批閱均由兩山長主持，一矯書院陋習，造就了又一批三湘士子。如王先謙所說：“湘水校經堂於省城之舊城南書院拔取高材肄業其中，一時造就人才，如周自庵侍郎、郭筠仙侍郎昆弟、孫芝房侍讀、凌荻舟中翰，号称極盛。”（《虛受堂書札》卷二）《紀世文五編·書院》也說：“咸豐同治之際，中興將相，什九湖湘。聞岳麓山長某公，

自道光建元，即以气节、经济、文章立教，奇杰之士，咸出门墙。”这样，继陶、贺之后，又涌现出曾、左、胡、郭等风云人物，湖南又一个人才群体在清室的衰微中蔚然而起。

二曰今文经学入湘。近代今文经学源出常州，邵阳魏源从刘逢禄受业，以《公羊》义而注《诗》《书》，以经术而求治术，又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。湘人有评之者曰：“二百年来，大江南北，相率为繁琐之经说，而邵阳魏源默深治今文尚书、三家诗，门庭敞然。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，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，而建立一帜。道咸之间，举世以谈洋务为耻，而默深首治之。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，近接魏氏，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，能发人之所未见，冒不韪而不惜。”（《新湖南》）故湖南洋务人才与维新志士，无不受今文经学的熏陶。

三曰船山学说之传衍。道光年间，新化邓显鹤率先刊印《船山遗书》，朱道然继立船山书院，宣讲夫子之学，不遗余力。嗣后，曾氏兄弟再次辑印《遗书》，船山学说乃大行于世，三湘士子，获益殊深。无论中兴将相、维新志士，还是攘夷排满的革命党、师夷长技的洋务派，尤其是志在恢弘民气，重塑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学界巨子，无不私淑其人，嗜读其书，诸如彭玉麟、王湘绮、皮锡瑞、郭嵩焘、欧阳中鹄、谭嗣同、唐才常等，不胜枚举，使船山学说不胫而走，把湖湘学术推向时代的峰巅。近代学者杨树达指出：“自船山先生以后，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，因欲保持自己的民族，故感觉外患最敏，吸收外来文化最力，而在全中国为最先。如魏默深之志海图，郭嵩焘、曾吉劼刚之赞西化，光绪丁酉、戊戌之办新政，皆其例也。”（《积微翁回忆录》）乃至“船山之说大振，不数年而清室亡。”（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第一集）

上述三者，尤其是今文经学入湘、船山学术流行，而使湖湘文化光耀中华，完成了学术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。近代湖南人才

迭起，实在是嘉道以来湘学兴盛的结果。同时还要看到，湖湘学术不仅以经世务实为特征，而且也特别重视心性之说。自胡宏的性本体，张栻天、性、心同体异取，上接二程之理，下启陆、王之心，直至曾国藩、刘蓉、郭嵩焘倡汉宋兼容之理学于洞庭之滨，湘水之侧，亦视心性为根本。可见，湘学实为传统学术之集萃。以毛泽东为首的民族民主革命斗士和共和国的缔造者，正是在三湘四水之间接受了兼容心性、经济之学的洗礼，走向中国的历史大舞台，并以此孕育的人文精神，扭转乾坤的。他们是湖湘学术造就的第三个人才群体，也是湖湘文化登峰造极的鼎盛阶段。当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著名的湘籍史学家，他们对文化传承所作的贡献，对历史进步的召唤，都表明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，湖湘文化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
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文科基地建立之日，丁笃本君建议组织撰写《湘籍史学家研究丛书》，委我为主编。位尊无功，而为之序。

1996年11月

序于桔园坡

目 录

上 篇

- 一、翦氏族源与翦伯赞求学生涯 (1)
- 二、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 (7)
- 三、加入社会史大论战 (11)
- 四、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翦伯赞 (20)

下 篇

- 一、翦伯赞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 (71)
- 二、挖掘戏曲小说材料 (118)
- 三、正确处理教与研的关系 (131)
- 四、致力于农民战争史研究 (141)
- 五、开拓民族史研究新领域 (157)
- 六、建立近、现代史构架 (179)
- 七、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 (192)
- 八、呕心沥血编《中国史纲要》 (199)
- 九、蒙冤赴九泉 (207)
- 附录一：《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》 (215)

附录二：《内蒙访古》	(230)
附录三：翦伯赞先生学术著述目录	(247)
后记	(284)

上 篇

一、翦氏族源与翦伯赞求学生涯

1898年的中国像一头酣睡的雄狮，任凭外国列强在此张牙舞爪，蚕食鲸吞中国领土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社会各阶层均发生了相应的反响：广大农民进行反教会斗争与反封建斗争；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，通过上书请愿，公开提出变法纲领，要求全面改革；清廷内部出现了一批主张变法的官僚；一些京师和地方官僚，提出了开矿、开厂、办银行、邮政等举措，要求挽回利权。如顺天尹燊棻、陕甘总督陶模，大声呼吁“破除成例，改弦更张，咸与维新。”^①他们认为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。“今日即孔孟复生，舍富强外，亦无治国之道，而舍仿行西法一途，更无致富强之术。”^②将要求变革与挽救国家危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以涤除旧弊、维新气象为内容的戊戌变法的帷幕已渐渐扯开，中华大地为此沸腾。而此际的湖南桃

^① 中国史学会编：《戊戌变法》（二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。

^② 中国史学会编：《戊戌变法》（二）。

源，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并没有传说中的人人安然适意的乐土，有的只是贫穷和落后。

桃源县城，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位于静静的沅水之畔，没有城墙，也没有很大的商店，只有狭窄的街道，矮小的房屋，浓厚地保存着一种中世纪的风味。

中国现代史坛上一颗耀眼的巨星——翦伯赞就诞生在这块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。1898年4月14日（夏历三月二十四），翦伯赞出生于翦家枫树岗村一个耕读结合的地主家庭。他的父亲奎午老人，是清朝末年的秀才。民国以来，一直担任常德中学的数学教师，连续执教34年，1950年去世。翦伯赞是这个家庭的长子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，三个妹妹。翦家属于维吾尔族，他的远祖世居于西州地区（今新疆一带）。据翦氏族谱第一篇“回部世系源流”记载：

“翦氏本姓哈，其先出自西域回部，宋时为西域望族。元太祖之西征，回部附之，屡从征伐，有哈勒者，尝从太祖征西夏部落，屡战克捷，以军功封折冲将军。自是族属东徙，世仕元代，是为翦氏先世东徙之始。”

“明兴，其裔八十，佐明太祖征伐。八十勇武有韬略，屡著战功，太祖嘉之，以其翦除寇盗，赐之姓曰翦，更其名八十曰八士，是为翦氏得姓之始。”

“洪武五年，太祖封八士为荆襄都督、镇南定国将军，加太子太保衔，命其镇守辰常一带。是年，湖、广、辰州四十九洞及九溪卫、水坪、散毛、茱溪等蛮夷，连结作乱，侵掠旁郡。八士奉旨讨之，凡克四十八洞。后又攻铜鼓、五开、曹滴、腾浪、笃莫、洪州、古州等蛮，平之。洪武十四年五月，武溪蛮复叛，八士又奉旨进讨。诸蛮望见‘翦’字旌旗，皆窜逃无迹。自是诸蛮慑服而五溪以安。洪武十六年，论平蛮功，晋封八士为太子太傅，诰

授光禄大夫。洪武二十二年，卒于军，奉旨敕葬常德关外黄龙冈。是为翦氏南迁湖广之始。”

“八士有子曰拜著，原任荆襄都督府总兵，自幼随父征讨，习于攻战。八士卒，拜著袭其官。洪武十八年夏四月，奉旨讨五开、曹滴诸洞蛮，克之。洪武二十二年，又奉旨进讨云贵诸蛮，屡奏虜功。论功晋封靖边将军，加太子太傅衔，诰授光禄大夫。其后亦卒于军。奉旨仍葬常德东关外黄龙冈。”

“朝廷以八士父子，平蛮有功；又念其同死边疆，乃命其子孙世袭常德卫正指挥使。仍率‘翦旗营’营兵，屯田常德桃源，戍守武陵。并敕建‘建功楼’于桃源陬市屯戍之地，以昭忠烈。”

“拜著生二子，长曰常蒲，次曰常黎。拜著卒，常蒲袭职为常德卫正指挥使，常蒲旋辞官北归西域回部。八士之副将，亦多随从回籍。惟常黎乐常桃山水，遂家焉。自是翦氏之族，或在夷狄，或在中国，而常黎者，实为湖广翦氏之始祖。”

“常黎生原狄，原狄生成，成生祥，祥生錠，仍世袭常德卫正指挥使。錠生柯，改授洞庭守备。自常黎以后五世诰敕盈馆，巢戟临门，赫然为世禄之家。以后失其官爵，遂为黎庶。自前明迄今，子孙繁衍，分居潮、广、广西等地，或力田为农，或服贾为商，皆聚族而居，尊奉回教。虽亦渐习汉人文书，然至今不与汉人通婚姻。至其勇敢好斗，则犹有先人之遗风焉。”

这篇“回部世系源流”是翦伯赞的十六世祖山腾于清同治三年撰写的。山腾是一个汉文修养很深的人，系岳麓书院的学生。而关于翦氏的渊源，在顺治四年所修的《桃源县志》中也有相同的记载，足证“回部世系源流”一文所记，皆系实录。《桃源县志》云：

“翦氏得姓，始祖八士公，以回族从戎，佐明太祖平

五溪蛮有功。赐翦姓，封镇南将军，镇常德，卒于疆。二世祖拜著，封靖边将军，袭父职，又卒于疆，诏赐剑葬。其后世袭常德指挥使。”

可见，翦氏之南徙，不仅是种族之移动，同时对明代政府之开拓西南，亦实有不可抹杀的劳绩。后来，翦伯赞在《我的姓氏，我的故乡》^①一文中说道：

“现在，敕建的‘建功楼’早已崩塌了；但这个建筑物的遗址，至今还可以依稀辨认。御赐的甲冑弓矢及其他衣物，早已散失了，但至今还能从族谱中看到一张清单。屯戍的遗迹，早已消灭了，但至今我们聚族而居的地方，还是叫做‘翦旗营’；世袭的镇南将军，早已取消了，但至今我们的族人，还是家家写着‘镇南堂’的堂名。武装的伊斯兰军的骑士，早已看不见了，但至今我们的族人，还记得《可兰经》上‘不自由，便战斗’的教训。”

从上可知，历史上有些突然发生的事件，真是令人想不到。当翦氏远祖游牧于塔里木盆地的时候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东徙内地。但13世纪初，蒙古人的世界征服，正像一阵狂风暴雨，横扫亚欧世界，许多弱小的种族或部落，就像沙砾一般，被这历史上的暴风骤雨卷上天空，又跌落到他们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。翦氏远祖哈勒就在这暴风雨的岁月中，不自由地离开他的故乡，徙入中国内地。谁知到14世纪中叶，历史上又飘起一阵狂风，把蒙古征服者扫出了中国。在这一历史性的风暴中，翦氏始祖八士，又

^① 1945年1月16日、17日《新华日报》。